

# 人人都有山楂樹

齊 夫

晚上十點半，電話鈴響了。我拿起話筒，傳來一個熟悉而陌生的女性聲音：「喂，你還能聽出我的聲音嗎？」她問。「當然。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（儘管時間已過去三十多年了）。「你看過《山楂樹》嗎？」她問。「看過了。我想起我們的過去。」我也一樣，所以冒昧給你打電話，就是想知道你過得好不好，想聽聽你的聲音。」我不敢再往下說了，因為妻子就在另一間房子裡看電視，本來沒什麼事，再讓她生出誤解就難得安寧了。放下電話，這才發現，握話筒的手已汗涔涔。躺在床上，我腦子裡就開始了放電影，塵封多年的往事一件一件在心裡翻騰起來，整整一夜，輾轉反側無法入睡。

那一年，我二十六歲，都在四川的一個山溝裡的技術部隊服役。我和她的認識也緣於一首蘇聯歌曲。我入伍前在農村插隊，知青裡有一個北京的「老三屆」，會唱許多蘇聯歌曲，像《山楂樹》、《喀秋莎》、《共青團員之歌》、《小路》等，他整天掛在嘴上，我們都學會了。我特別喜歡的是《小路》。一次，我正在宿舍用口琴吹著《小路》，她從我的門口路過，就敲門進來。「你會吹蘇聯歌曲，那可是封資修啊，你不怕我打你小報告？」她嚇唬我。我趕快辯白：「別，別，我隨便吹着玩玩。」「看你那膽子，我逗你玩呢，這歌我也會唱。」說着，她便小聲唱了起來：「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，一直通往迷霧的遠方……」

## 域外漫筆

### 文明禮貌項目

分別之後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就這一年，我重讀了那部電影，感謝張藝謀的電影，他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山楂樹，我們有遺憾，但不失為一段美好的回憶。

就這一年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就這一年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## 集資房

李小芬

如果我没有記錯，朋友發來的那條短信是這樣的：下面請聽歌曲，沒有房地產就沒有新生活。演唱者，城市房奴合唱團。房地產，它幸勞佔土地。房地產，它一心謀暴利。它指給了富家園錢的門路，它引導人們走向奢華。它堅持了瘋漲五年多，它瘋狂賣地好處多。沒有房地產就沒有新生活，沒有房地產就沒有新生活！（如情緒高漲意猶未盡，可重複一遍）

看完，先是忍俊不禁，而後心酸。這幾年，房地產帶給人們多少震撼和意外，多少無奈與憂慮啊！沒買房置業，沒購房投資，個個後悔不迭。哎呀，當初怎麼沒出手，漲得這麼厲害。看看，多好的賺錢機會，怎麼就沒感覺沒反應呢？

我也想吃後悔藥。只有一套房，還是小面積。九八年參加房改，離單位近，所以前些年我沒動過換房的心思。等想明白了，扭頭一看，房價的每張面孔都寫着高、很高、再高。二〇〇八年底，我看好了一套房，也說服了丈夫堅決步入房奴的隊伍。可國家調控樓市的措施給了我錯覺。一迷惑，我錯過了可以彌補後悔的最佳機會。然後是一夜間房價峰迴路轉，一路高歌猛進，讓人望房興嘆。

「不買了，反正有房住。大不了重新裝修，假裝像新房也行。」我安慰丈夫。他點頭：「就是，反正女兒考大學後，我們也不需要大房子了。」

可是，真能置身事外，下定決心嗎？一家機關單位，購下了我公司開發的樓盤，市價五千元一平方，人家卻只需要掏二千一百元。沒搞特殊，也沒利用職權。因為，我們這個城市，早在二〇〇八年六月已全面恢復了集資建房。二年多過去了，集資建房事業開展得如火如荼。只不過，只有兩類人可以沾光。一是大型企業，單位有空地，蓋房分給職工可以安定民心，也為職工解決實際困難。另一類人當然是公務員了。可以說人手一套，包括退休好多年的也有。蓋樓的地不好找，沒關係。龐大的組織力量可以解決。開發公務員大型小區，分片集中搞建設。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全上馬。丈夫的姐姐，我的妹妹全部分上集資房了。

我真的後悔。二十年前，我工作的時候就呆在公務員隊伍裡。丈夫也在。可是，為了貪圖大城市的趨之若鶩，還能得到這麼大的福利，打死我也不會扔掉那隻金飯碗。

丈夫勸我把心態放平和。沒有大房子固然遺憾，但也沒住到杜甫老人家的茅草屋裡。知足常樂，恬淡人生。我嘆喟一聲笑：「有這麼安撫人的嗎？標準也太低了。」但內心，豁然一開明。站在高房價的兩端，我們畢竟還算是排在中列。這中間的位置，沒讓我們淪風苦雨，也不是大魚頭爛額。只是做做有心酸和愁悶罷了。還是學一下丈夫的豁達吧。奮鬥，但不氣餒。知足，但不忘憧憬。高房價又奈我何？要麼迎接，要麼避開。尋找快樂和滿足最重要。

## 燈下集

風雨摧園蔬，根出莖半死。昂首猶作花，誓結豐碩籽。

——王世襄詠油菜花

讀人如讀書。讀書有所謂淺閱讀，讀人亦如是。譬如讀王世襄，——哦，久久仰仰，他對明式傢具、養鴿子都內行，老頭兒人緣也挺好。這說的都不錯，但失之淺。有的所知略多，說，那是個公子哥兒，上燕京大學還提籠架鳥玩蝸蝓，整個一個「玩主」，玩出「世紀絕學」來：評價不低，用意甚好，但似是而非。為什麼似乎都不甚了了？是由於王世襄雖在專業圈子早為人知，而名滿四海卻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降。我也是這樣的一員，就像當年的外籍教授溫德說的，「一知半解」。總是從朋友處聽說：這是一個親自動手的美食家，騎自行車倍兒帥，一手扶把，一手夾着菜板，從芳嘉園到北總布胡同用范家烹調示範；還是球迷，傍晚穿着背心、短褲，騎在車上，又是單手扶把，一手拿着大芭蕉扇，逕奔東郊「工體」門口等退票……偶得一處展覽看到他的法書，不禁折服，向他說起，蒙老人贈我一張復印件。心想魏晉時的名士也許就是這般風度吧，但我想像中的古代文人彷彿都是清癯消瘦，而王世襄則為大骨架壯碩之士。道聽途說，片片斷斷，對不上號，拼不成一個完整的王世襄。蓋因對他的了解，屬於「淺閱讀」也。

這本《王世襄傳》（江蘇文藝出版社，二〇一〇），於王老自己的著作之外，讓我對傳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較全面的了解。王世襄（一九一四—二〇〇九）近百歲的生涯，在動盪的時代背景上顯現出來。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，所謂「兒時依母南潯住，到老鄉音脫口流。處世雖漸遠宅相，此身終半屬湖州」，鄉情縈懷。傳記作者張建智恰是湖州人，於當地歷史人文頗熟，又成為王世襄晚年信得過的忘年友好之一，訪談記錄，並得到老人提供的資料。舊話說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」，如今借此書之助，好像得與王老一次又一次談心憶舊，聽他親口說百年風波，一生往事。

其實，縱看王世襄生平，無論一九四九年前還是之後的履歷，一筆一筆都是清清楚楚的①。橫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貢獻和學術成果②，一筆一筆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就如他那年華的許多學界中人一樣，孜孜矻矻，埋頭業務，絕不張揚，並不傳奇，怎麼竟看得我心潮起伏，聯想不斷？是他尋常中確有不尋常處，在芸芸衆生裡，他獨一無二，這樣的人可一而不可再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
## 寧波鄉下祖屋

王兆慶

故鄉寧波的親戚，寄了一份《寧波晚報》給我，打開一看，赫然見眉題：「港胞王兆慶兄妹情繫故里造福桑梓」，大標題：「五十萬祖屋捐給母校設立獎學金」。

啊！這使我回憶起多年前的往事。

往事真的並不如煙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偕老伴和幼女，到寧波故鄉掃墓，然後到王家的村子裡看看，還有哪幾位相熟的鄉親。我們從高塘板橋跟王家的大門進去，進得大門就見到先父興建的兩間祖屋，我對幼女說：「這就是你祖父興建的祖屋，我家四兄弟和一個妹妹，當時就住在這兩間祖屋裡。」我們繼續往村裡走，突然發現有一個婦女跟着我，這很兩難。那個婦女卻開口說：「你莫非是王家的三叔，對，對，我找到對人了。」她說：「你家的兩間祖屋，你們兄弟在外，是不會回來的，平本賣給我算得了。」我說：「這也有份嗎？」我說：「我有一百份不過五分之一，何況我們家是大哥作主的。」那個婦女悻悻而去，原來她家是村子裡有權有勢的，她未經我家同意，已經佔住我家的祖屋了。

回到廣州後，我給在香港的大哥打電話，詳細報告此行回鄉掃墓，在村裡遇到要強買我家祖屋的婦女。我說：「祖屋是不能賣的。」我還在議：「我們四兄弟和一個妹妹，青少年時都在高塘小學讀書，不如將兩間祖屋捐給母校，名正言順表示一點心意。」大哥極表贊同，然後由我起草一份委託書，全權委託在高塘小學當校長的戚感唐亞雲，辦理捐贈手續。委託書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

戚感唐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

## 往事鈞沉

就這樣，我們認識了，戀愛了。有時，我吹口琴，她唱歌。累了，就坐在石頭上談工作，談學習，談將來的打算。那時，她已經在複習功課，準備考大學。在她的帶動下，我也開始拾起丟下多年的課本。我們相約，一起走出山溝，投入新的生活。

後來，陰差陽錯，學習比我的她沒被批准考學，我順利考取了北京一所軍校。在送我走的前一夜，她來到我的宿舍，我們買了幾個饅頭，還喝了一點酒。從《小路》開始，幾乎終於有了第一次接吻。吻着，吻着，藉着酒勁，兩人相擁着滾到了床上。眼看着她就要越過雷區，我突然冷靜下來，我們還是把神聖的第一次留給新婚之夜吧。可沒想到，這竟成了我們的永別。

## 燈下集

### 燈下集

就這一年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就這一年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就這一年，我們頻繁地通信，傾訴互相思念的衷情，約定等我畢業後就結婚。可是，半年以後，我的去信卻被退回，說是查無此人，我問部隊的戰友，他說她突然調走，不知去向。我想方法去一個晴天霹靂，她說，我們不合適，她已經有了新男友，讓我另尋幸福吧。我當時痛苦極了，還有些恨她，很長一段時間都抑鬱寡歡，最後徹底絕望了。從此，也和她沒有任何聯繫，很多年後，我才聽戰友們說，她那時得了很嚴重的腎炎，不想拖累我，才毅然和我分手的。我的心那個痛啊，每當想起那個分手之夜，我就心在顫抖。就這樣，三十年之後，一個意外的電話又打開了我的記憶閘門。

## 永葆童心天趣的老者

齊 夫

但他畢生是什麼樣的命運呢？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園一個富裕家庭。有人說，這是他得天獨厚的物質基礎。這有一定道理，而富家子多矣，幾十年下來，王世襄只此一個。我以為若論他的出身，與其強調是官宦世家，不如說貴在書香門第。母親金章出身名門，遊學歐陸，擅畫花卉翎毛，尤其借墨西洋畫技法，繪金魚水中動態，質感感人，層次分明；所著關於畫鳥的《藻梁知樂集》，在中國美術史上獨闢蹊徑。舅父中有一位大畫家兩位竹刻家。來自王、金兩家的藝術薰陶，其影響不下於家館的傳授，自小培養了王世襄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熱愛，這份熱愛滲透到骨子裡，是任何暴力也奪不走的。做外交官的父親讓他從十一歲起就入英語學校，通過外語接受另一種文化的薰陶。今天的富人家庭，也會送孩子上「貴族學校」，以至送出國做小留學生，但難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蘊傳承。西諺有云，貴族要三代才能培養出來，一時半會兒，急不來的。

衣食無憂，又有良好的教育，這樣的學生那時不

## 文化什錦

先父興建的兩間祖屋，以表思念之情。戚感唐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

戚感唐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

## 當代精神貴族王世襄

少，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麼廣闊而多彩的課外活動空間？從小學中學到大學，他架鷹逐兔，養狗獵獾，養鴿放飛，範範繪胡，秋門蝸蝓，冬懷鳴蟲，真的是優游卒歲。他小時候放鴿子，手執長竹竿在房頂上跑，把屋瓦都成塊地掀翻了，正房廂房間距好幾尺，這房頂一步跳到那房頂，文弱的母親嚇得暈了過去。「人無癖不可與交」，他正是由好奇、興趣而專心致志，廣交朋友於三教九流，求師就教於同儕同好的前輩，癖好也就成了學問（有些當時似乎難登大雅之堂的學問，經晚年王世襄筆之於書，也都化入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）。王世襄自幼身體好，更沒有偕多作業的沉重負擔，加上家庭中你說是溺愛也罷，說是西方式的快樂教育也罷，總之自由放任，任他率意而為。這一點，不但當年的老式家庭辦不到，即使今日中國幾乎所有的青少年，都沒這條件了吧？還不是讓王世襄佔了個「獨一份」？

當然，不能永遠這麼由着他的性兒。「髫年不可教，學業荒於嬉」，在燕京讀大二時碰了釘子。他是遵父意上的醫學院，兩年下來主要科目數理化都不及格。按校方規定，要麼轉學別科，要麼退學回家。他轉入國文系。有家學墊底，對付課業倒是遊刀有餘。有一次《文選》課布置作業，他竟自己命題，寫了一篇駢四儷六的《鳴鈴賦》，仍是憑個人興之所至！也只有當時學風自出的燕大，才能容忍這樣自由發揮的學生。

## 戰後搶救幾千件國寶

王世襄

王世襄以《中國書論研究》獲燕京研究院文學碩士學位後，並不停步，他把原只有從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論文，續寫了元明清，共計七十萬言，與人合作用毛筆謄清，裝訂成冊，曬藍複製一份留在古城，隨身帶著原稿南下去大後方。在重慶成都等地，求職謀生成了要務，哪還有時間修訂補充，付印成書？誰想，他這份晚年之作，竟因為戰爭和「運動」的先後干擾，直到六十年代的二〇〇二年，作者已年老體衰，只能以「未定稿」影印出版，成了謝幕之作。

幾經周折，王世襄落腳在四川宜賓的李莊，梁思成主持的「營造學社」。他在這裡讀到中國古典建築經典《營造法式》的同時，還讀到《清代匠作則例》等。他對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興趣剛剛喚醒，就因日本投降，失地即將光復，他立即向馬衡、梁思成請纒，投入「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」的工作。

## 王世襄：一個精神貴族的一生

讀新出版的《王世襄傳》

邵燕祥

王世襄自認平生做得最得意的兩件事之一。他經手收回的幾千件國寶，如今都收藏在故宮博物院了，不懷偏見的人也公認他對國家和人民的這一重大貢獻。這是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七年春的事情。但在「天翻地覆」的一九四九年後，喘息未定，故宮博物院隨全國一起開展「三反」運動中，這竟成為他的歷史疑點。他和另一位同事、文物專家朱家潛同時淪為「打老虎」重點對象，說他們是馬衡的親信，要從他們口裡撬出有關這位一九三四年以來的老院長的「材料」，打出一個莫須有的「盜寶案」來。為此大搞「逼、供、信」，圍攻批鬥，體罰關押，無所不至。最後什麼想要的偽證也沒有，卻選把他開除公職了送往看守所拘禁，繼續輪番審訊，疲勞轟炸。一個本來身強體壯的王世襄，在「東岳廟」（當時佔為公安學校）等地被囚期間患上肺結核，才「取保釋放」，打發回家。直到一九五四年，好歹在民族音樂研究所覓到一枝棲處。

## 王世襄在鑑定明代傢具

王世襄

王世襄任這個「清損會」平津區助理代表時，他奔走調查，煞費苦心，共收回國家重要文物六批，包括收回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二百四十件，收購郭靜齋所藏瓷器四百二十二件，接收博儀存天津張園文物一千零八十五件（附件三十九件）等。他又在被派往東京的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工作期間，將查明為日軍從香港掠去的一百零七箱中國古書本運回上海。而他完成這樣艱巨的使命，並沒有龐大的所謂班子，基本上可以說是單槍匹馬！

這就是王世襄自認平生做得最得意的兩件事之一。他經手收回的幾千件國寶，如今都收藏在故宮博物院了，不懷偏見的人也公認他對國家和人民的這一重大貢獻。這是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七年春的事情。但在「天翻地覆」的一九四九年後，喘息未定，故宮博物院隨全國一起開展「三反」運動中，這竟成為他的歷史疑點。他和另一位同事、文物專家朱家潛同時淪為「打老虎」重點對象，說他們是馬衡的親信，要從他們口裡撬出有關這位一九三四年以來的老院長的「材料」，打出一個莫須有的「盜寶案」來。為此大搞「逼、供、信」，圍攻批鬥，體罰關押，無所不至。最後什麼想要的偽證也沒有，卻選把他開除公職了送往看守所拘禁，繼續輪番審訊，疲勞轟炸。一個本來身強體壯的王世襄，在「東岳廟」（當時佔為公安學校）等地被囚期間患上肺結核，才「取保釋放」，打發回家。直到一九五四年，好歹在民族音樂研究所覓到一枝棲處。

而王世襄一九四九年夏從美、加考察博物館歸來，本是懷着一顆拳拳之心，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宮這一世界級文物寶庫，辦成世界一流的現代的博物館，然後好好從事傳統文化的研究。至此幻滅，一切落空。

註釋：①簡略地說，六歲起由家館老師教授舊學，小學三年級起讀英文學校，直到高中畢業。入燕京大學中文系，隨後入燕京研究院，以論文《中國書論研究》通過答辯，獲文學碩士學位。後到後方四川李莊，在梁思成主持的營造學社工作。抗戰勝利後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「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」任平津區助理代表，兼任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。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，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美、加考察博物館事業，學習其先進的文物管理。一九五一年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。三反運動中被定為重點審查對象，被誣關押，事實證明無罪工作。一九五七年就三反時不公正待遇及錯誤處理提出中訴，被劃右派。一九六二年調回國家文物博物館研究所。一九六六年「文革」開始後，於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在湖北咸寧幹校勞動數年。一九八四年正式退休。

②其工作貢獻，首推戰後任「清損會」平津區助理代表時，共收回國家重要文物計六批，包括收回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二百四十件，收購郭靜齋所藏瓷器四百二十二件，接收博儀存天津張園文物一千零八十五件（附件三十九件）等。

其學術成果，以一九八〇年後正式出版的著作為例。計有《製錦錄解說》、《中國古代漆器》、《明式傢具珍賞》、《明式傢具研究》、《明式傢具萃珍》、《竹刻藝術》、《通山竹譜（又名《高松竹譜》）》、《竹刻鑒賞》、《竹刻小言》、《中國美術全集·竹木牙角器》（與朱家潛合編）、《北京銘哨》、《中國鼻煙壺珍賞》、《蟋蟀譜集成》、《清代匠作則例彙編（佛作、門神作）》、《中國書論研究》（影印手抄本），以及《錦灰堆》（全三卷）、《錦灰二堆：王世襄自選集》、《錦灰三堆：王世襄自選集》、《錦灰不成堆》、《自珍集：儂松居長物志》、又《中國金魚文獻輯存》（收入《中國金魚文化》一書）等。

## 寧波鄉下祖屋

王兆慶

故鄉寧波的親戚，寄了一份《寧波晚報》給我，打開一看，赫然見眉題：「港胞王兆慶兄妹情繫故里造福桑梓」，大標題：「五十萬祖屋捐給母校設立獎學金」。

啊！這使我回憶起多年前的往事。

往事真的並不如煙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偕老伴和幼女，到寧波故鄉掃墓，然後到王家的村子裡看看，還有哪幾位相熟的鄉親。我們從高塘板橋跟王家的大門進去，進得大門就見到先父興建的兩間祖屋，我對幼女說：「這就是你祖父興建的祖屋，我家四兄弟和一個妹妹，當時就住在這兩間祖屋裡。」我們繼續往村裡走，突然發現有一個婦女跟着我，這很兩難。那個婦女卻開口說：「你莫非是王家的三叔，對，對，我找到對人了。」她說：「你家的兩間祖屋，你們兄弟在外，是不會回來的，平本賣給我算得了。」我說：「這也有份嗎？」我說：「我有一百份不過五分之一，何況我們家是大哥作主的。」那個婦女悻悻而去，原來她家是村子裡有權有勢的，她未經我家同意，已經佔住我家的祖屋了。

回到廣州後，我給在香港的大哥打電話，詳細報告此行回鄉掃墓，在村裡遇到要強買我家祖屋的婦女。我說：「祖屋是不能賣的。」我還在議：「我們四兄弟和一個妹妹，青少年時都在高塘小學讀書，不如將兩間祖屋捐給母校，名正言順表示一點心意。」大哥極表贊同，然後由我起草一份委託書，全權委託在高塘小學當校長的戚感唐亞雲，辦理捐贈手續。委託書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

戚感唐寫道：「高塘小學是我們的母校，我們雖在外，但一直非常想念家鄉，懷念母校。因此，我們兄弟五人，早已商量決定，將三間祖屋老宅送給母校高塘小學，以表思念之情。」